

# ● Intern有感 ● Intern有感 ● Intern有感 ●

張建明

到附設醫院實習，轉眼五個半月去了，通常 Intern 的報導並不受大家關心的，只有四年級的同學偶而翻翻看看，是以寫此類似文章宛如填填可悲的篇幅而已；至於驚世駭俗或達暮鼓晨鐘之境，則遠非妄想之列。大凡杏園作者但求盡己之心。讀者之收益與否全憑造化了；今寫此文雖不敢確信能助益同學於萬一，但盼有心的同學能激起稍許的漣漪吾願足矣。

打從填上志願到目前為止，差不多近百位同學都問過何以有自由抉擇的條件下仍回校當 Inter ？這中間有許多的同學勸我不必犧牲自己，要我再三考慮，我由衷感激他們實夠朋友，當然也有背地裡笑我傻瓜，不長眼睛，直到目前為止仍有許多同學做如上述之想，儘管如此，除了自悲學校令衆多同學失望外，我還是毫無反悔的理由；也許大家會以為我固執，死不認錯，那就得煩關心我的朋友失望此回了。也讓平日對我“不順眼”的同學得以暗中竊笑一回亦未嘗不可；同學心中定然仍烙下了個疑字，何以居然如此自信近乎自負呢？說穿了無它，心安理得。在此時此地要開口大論說自己的醫院自己不去留給誰去？抑或故意表現討好學校以博取畢業估得高分等等。這些都是言過其實抑或幼稚的想法。那麼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在外頭內外科實習多好，照樣可以自己開 Appen，本行拔牙與 Denture 做得再熟練沒有，將來開業穩可駕輕就熟猛撈一把。這些是許多同學告訴我的，這麼多“優厚”的條件與利益何以仍不動心？那一定是太傻了。誠然，筆者承認自己在某些方面是傻了些，但却一直未曾後悔；反之，正慶幸自己之際遇呢！曾經許多好心的同學勸我有空不妨溜去彼處學點東西，他們會設法幫我安排些 Case，我很感激他們的好意。有人必認為我儘在為自己辯解，毫不死心。倘解釋為每週一、週二或週六、週日仍可以返校“重修”口外及口病，不是能多學一點嗎？何況國考那麼逼人，那麼猖狂至極，這豈非一記救命招？非也，如此解釋只不過是唐塞問者和自欺欺人的藉辭。說真個兒，國考未考之前，誰能百分之百把握，即使目前有十多位學長於此次國考過關，亦不過是令人相信成功是建立在努力之上之一個例證而已。反之，怎能說不在本院的同學均無希望呢？這是任何人天大的斗胆不敢開口的事；何況強手彼彼

皆是。我承認本院 Intern 努力在準備國考一如其他各地的同學，因此誰也不敢保證某些人必能出眾而過關，唯一值得心安的事即是我們盡了力，同時還準備努力下去而已。考試原本不是最公平的事，在不公平中求取較公平者，即使不幸失敗能否定他不配當牙醫師嗎？反之即或一試而中又能說他是十足標準的牙醫師嗎？相信誰也不願如此結論。談到這裡，套用學長們留給我們的一段忠告做為關心我的同學和許多同學一再詢問的答覆。“各位如果想到某個醫院實習，應該心理上先做個準備；同時各位在分發實習醫院時，最好先到各個醫院看看，探探行情，因為每個醫院都有好有壞，看清楚後再下決定，找一個下年度最適合自己理想的環境，否則到時怨聲載道後悔莫及矣”。

其次，敬告諸位同學，先把基礎醫學奠下基石，再做 Clerk；確記，基礎醫學在先，Clerk 在後；何以如強調調？有心的同學必能領悟，牙醫師與密醫之分別完全決定在 Knowledge，倘若 Knowledge 等於零或幾乎零與密醫何異？牙醫之一般拔牙與 Denture 說穿了，倘若密醫稍肯用心或經驗較多者，說不定 Teehnicue 遠勝剛出道之牙醫師，尤其一味地包醫與殺價，在此令人氣憤的狀態下與其競爭，其後果不堪想像，十多年來寒窗苦讀豈不令人痛惜？奉勸同學，一切循序而來，既是苦過那麼一段日子，在最後的關頭，何妨冷靜而理智地接受磨練，最起码對各種原理或原則都能理解的條件下，再來見習，這樣收益較大，同時實習時亦較輕鬆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實不必急着見習甚或幹起“密醫”來，一來得不償失，未受正規訓練前即已有錯誤的經驗，二來無形中貶損了自己的身價，何苦來哉。

最後建議學校，別把實習的同學註完冊後當做潑出去的水一樣，希望學校不時分赴各實習醫院訪問，予以鼓勵。學校與學生是一體的，即使畢業後仍是中山的一份子，永遠無法脫離關係，本院 Intern 還真有幸返校知悉校內諸事，至於外地的同學從此似乎失去聯繫，委實太令人難過。也許這種微詞對學校或有不敬，但站在中山一份子的立場，我們不願從此對中山有陌生的感覺，更不願在失望的心情下離開母校。今後全校師生共同努力使中山的精神延續，繼而光大。